

当教师不再相信克拉申，却仍然必须引用他

原创 约翰老师 五宝爸约翰聊英语 2026年6月10日 16:08 新加坡

很多教育理论的死亡，不是从被人反驳开始的，而是从被所有人熟练引用开始的。

克拉申的二语习得假说，曾经是语言教育领域里最有生命力的理论之一。只要谈英语学习，几乎绕不开几个词：可理解输入， $i+1$ ，情感过滤，习得与学习的区分，自然顺序假说。

这些词曾经像一把钥匙，帮助很多教师打开语言学习的黑箱。

它告诉我们：语言不是靠死记硬背学会的，而是在大量可理解输入中慢慢习得的；学生不是被逼得越紧越好，焦虑越高，输入越难进入大脑；真正有效的语言环境，不是老师拼命讲语法，而是学生持续接触略高于自己水平、又能理解的语言材料。

这些观点，在当时无疑具有解放性。

它把语言学习从“讲解中心”拉向“输入中心”，从“考试中心”拉向“理解中心”，从“教师中心”拉向“学习者中心”。对于长期被语法翻译法、题海训练、单词默写压住的英语课堂来说，克拉申确实像一阵风。

可是，几十年之后，一个很微妙的现象出现了。

很多教师在公开课、论文、教研汇报、职称材料里，仍然熟练地引用克拉申。

但在真实课堂里，他们未必真的相信克拉申。

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是完全否定克拉申，而是已经不再把克拉申当成解决真实教学问题的工具。他们知道，真实课堂远比“ $i+1$ ”复杂得多。学生的水平不是一条整齐的线，课堂的输入不是一根可以精准调节的水管，情感过滤也不是一个可以随时打开关闭的开关。

一个班里，有人听不懂，有人嫌太简单；有人词汇量不够，有人语音辨识弱；有人焦虑，有人懒散；有人缺输入，有人缺输出；有人不是语言问题，而是注意力、家庭支持、学习习惯、阅读能力、认知能力的问题。

这时，如果你只说一句“给学生提供可理解输入”，它当然没错，但它已经不够用了。

问题是：即使教师知道它不够用，他们仍然必须引用它。

这就是克拉申在当代英语教育中的尴尬命运。

他没有真正离开课堂，却也不再真正进入课堂。

他被放在教案的“理论依据”里，被放在论文的第一部分，被放在公开课说课稿里，被放在培训讲义的开头。可是当课堂真正开始，当孩子真的卡住，当学习真的发生困难时，教师往往不会回到克拉申那里寻找操作方案，而是凭经验、凭直觉、凭课堂判断、凭资源组合去解决问题。

于是，克拉申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存在：

公开场合必须相信，真实场合可以绕开。

嘴上必须尊重，手上未必使用。

论文里必须出现，课堂里未必有效。

这不是克拉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教育理论进入学校系统之后经常发生的命运。

一、当理论从工具变成通行证

一个理论最初出现时，通常是为了解决问题。

克拉申的问题意识很清楚：传统语言教学过度强调有意识学习、语法讲解和纠错训练，却忽视了语言习得本身的自然机制。他试图告诉教师：语言能力不是靠讲出来的，而是在可理解输入中长出来的。

这个洞见有价值。

但是，一个理论一旦进入制度系统，它的功能就会发生变化。

它不再只是帮助教师理解学生，也开始帮助教师证明自己专业。

在公开课里，教师需要理论依据。

在论文里，教师需要文献支撑。

在职称评审里，教师需要显示自己懂教育学、懂语言学、懂二语习得。

在培训现场，讲师需要让自己的课程显得不是经验分享，而是有学术根基。

于是，克拉申就变成了一种“专业通行证”。

你引用他，别人就知道：你不是随便讲英语教学，你是懂理论的。

你提到“可理解输入”，别人就知道：你不是只会刷题，你懂语言习得。

你说“降低情感过滤”，别人就知道：你不是粗暴灌输，你关注学习者心理。

慢慢地，引用本身就开始脱离真理判断，变成身份确认。

这时候，克拉申的价值不再完全取决于他能不能解释今天的课堂，而取决于他能不能让教师在专业场合显得合规、可靠、先进。

这就是很多教育理论被制度吸收之后的第一步变形：

从解释工具，变成身份标识。

从思想资源，变成话语货币。

从帮助教师看见学生，变成帮助教师被同行看见。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师明明在真实教学中已经不怎么依赖某个理论，却仍然会在公开文本里引用它。

因为不引用，就显得不专业。

不引用，就好像没有理论高度。

不引用，就好像自己的课堂只是经验主义。

所以，问题不再是“我是否真的相信它”，而是“我是否需要它来证明我自己”。

这时，理论已经从课堂工具变成了职业装饰。

二、当引用从外部要求变成职业本能

最开始，教师引用克拉申，可能是被要求的。

写论文时，导师说：理论依据太薄，补一点克拉申。

做公开课时，教研员说：说课稿里要有理论支撑。

参加比赛时，评委喜欢听：本课基于输入假说，注重提供可理解语言材料，降低学生情感过滤。

于是，新教师学会了一个基本动作：在正式场合，别忘了放理论。

这个阶段，教师是清醒的。

他们知道这是格式要求，知道这是专业包装，知道这是一种必要的表达策略。

可是，制度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强迫你做一件事，而是让你做久了之后，觉得这件事本来就应该这样。

一代教师这样写论文，下一代教师也这样写论文。

一代教师这样说课，下一代教师也这样说课。

一代教研员这样评价，下一代教研员也这样评价。

最后，引用克拉申不再是一种外部压力，而变成一种职业本能。

资深教师会自然地提醒年轻教师：“这里加一点克拉申，显得更专业。”

这句话非常值得琢磨。

他说的不是“这里加一点克拉申，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他说的是“显得更专业”。

这说明，理论已经进入了表演系统。

所谓专业，不再首先指向真实判断能力，而是指向一套被认可的表达方式。

你会不会用克拉申解决课堂问题，已经不是第一位。

你会不会在合适的位置引用克拉申，才是第一位。

这就是“认知礼仪”的形成。

什么是认知礼仪？

就是一种看起来像思想，其实更像仪式的行为。

教师在公开场合引用某个理论，并不一定是为了真正思考，而是为了完成一种专业身份的确认：我懂这个领域，我受过训练，我符合规范，我不是外行。

这和很多社会仪式很像。

参加某种正式场合，要穿正装。

写某种正式文章，要引用经典理论。

正装未必代表一个人有能力，引用也未必代表一个人真理解。

但没有它，就显得不合场。

所以教师越来越熟练地掌握了这种礼仪。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可理解输入”。

什么时候该说“情感过滤”。

什么时候该说“习得不同于学习”。

什么时候该说“教师要为学生提供略高于现有水平的语言材料”。

这些话都没错。

但问题是，它们越来越像一种固定台词。

台词越熟，思想越少。

格式越完美，真实越稀薄。

三、教师为什么不反抗？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教师真的不相信，为什么不公开反抗？

为什么不说：克拉申已经不够用了，我们需要新的语言学习模型？

答案很简单：因为反抗成本太高，而表演成本太低。

对于一线教师来说，公开质疑一个经典理论，并不会立刻带来好处。

你需要拿出新框架，需要解释复杂问题，需要承受同行质疑，还可能被认为“不懂理论”“太经验主义”“缺乏学术基础”。

相反，继续引用它几乎没有风险。

没有人会因为你引用克拉申而批评你。

但如果你完全不引用，反而可能被认为理论意识不足。

所以，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内心保留，公开配合。

这就形成了教育系统里非常常见的一种状态：

私下清醒，公开顺从。

课堂灵活，文本标准。

真实教学靠经验，正式表达靠理论。

这不是教师虚伪，而是系统塑造出来的生存策略。

教师当然知道课堂很复杂。

他们知道一个孩子听不懂，不一定只是输入难度问题。

可能是词汇库太薄，可能是语音识别能力弱，可能是背景知识缺失，可能是阅读经验不足，可能是学习动机崩塌，可能是家庭执行系统失效。

他们也知道，一个学生开口困难，不一定只是情感过滤高。

可能是没有足够词块，没有句型自动化，没有语音肌肉记忆，没有真实交流场景，没有输出压力与表达欲望之间的平衡。

这些问题，单靠克拉申解释不了。

但在公开表达里，教师仍然会说：“本课通过丰富的可理解输入，降低学生情感过滤，促进自然习得。”

这句话不是假的。

但它太轻了。

轻到无法承载真实课堂的重量。

四、理论最危险的命运，是被所有人正确引用

很多人以为，一个理论最危险的时候，是没人引用它。

其实不是。

一个理论真正危险的时候，是所有人都能正确引用它，但没有人再用它真正思考。

当一个理论还会引发争论，说明它还活着。

当一个理论还能改变教师的课堂判断，说明它还活着。

当一个理论还能让教师重新看见学生、重新设计任务、重新组织输入和输出，说明它还活着。

但当一个理论只剩下标准表述，只剩下论文格式，只剩下公开课开头的几句话，它就已经开始失去生命。

它越安全，越空洞。

越正确，越无力。

越被频繁引用，越可能被真实教学绕开。

这就是教育理论的制度性死亡。

它不是被推翻，而是被供起来。

不是被否定，而是被礼貌地架空。

不是被遗忘，而是被过度熟练地使用。

克拉申的尴尬就在这里。

他太经典了，以至于不再危险。

他太常见了，以至于不再激发思考。

他太容易被引用了，以至于很多人不需要真正理解他。

“可理解输入”本来是一个有力量的概念。

它应该逼问教师：什么叫可理解？谁来判断可理解？输入材料的难度如何控制？学生的理解是表层理解还是深层理解？输入如何转化为语音、词汇、句法、语义和表达能力？输入与输出之间如何连接？

可是，在很多场合里，它被压缩成一句漂亮话：

“本课注重可理解输入。”

说完就结束了。

这不是理论的胜利，而是理论的空心化。

五、克拉申不是错了，而是不够了

我们必须公平地说，克拉申不是没有价值。

对于中国英语教育来说，克拉申仍然有重要意义。

他提醒我们：没有大量输入，语言学习不可能真正发生。

他提醒我们：只靠语法讲解和题目训练，无法形成真实语言能力。

他提醒我们：学生的焦虑、羞耻、恐惧，会阻断语言吸收。

他提醒我们：语言学习不能完全等同于知识学习。

这些提醒，今天仍然重要。

问题不是克拉申错了，而是克拉申不够了。

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英语学习现场，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

孩子不是没有接触英语，而是接触了大量碎片化、低质量、无系统的英语。

孩子不是没有输入，而是输入没有分层，没有复现，没有场景，没有意义链条。

孩子不是没有资源，而是资源太多，执行太弱。

孩子不是没有学过单词，而是单词没有进入听力、阅读、表达和真实理解。

孩子不是没有上课，而是课堂、家庭、工具、材料之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学习生态。

这时候，如果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多给可理解输入”，就会显得太粗。

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输入”，而是：

输入从哪里来？

输入如何分级？

输入如何变成可听懂、可读懂、可复述、可交流、可写作的能力？

输入如何与输出连接？

输入如何与学科知识、生活经验、文学阅读连接？

输入如何进入家庭执行系统？

输入如何借助AI形成个性化反馈？

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克拉申原始理论的范围。

所以，我们不是要抛弃克拉申，而是要让克拉申重新进入真实问题。

不再把他当作论文里的装饰，而是把他放回课堂、家庭、材料、技术和学生成长的复杂系统中重新检验。

六、真正的专业，不是会引用理论，而是会穿透理论

今天的英语教师，最需要的不是多背几个理论名词，而是恢复一种能力：

用理论看见真实问题。

理论不是用来装饰课堂的。

理论是用来照亮课堂的。

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学生，它就应该被改造。

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帮助我们设计更有效的学习路径，它就应该被补充。

如果一个理论只能让我们在公开场合显得专业，却不能让学生真的发生变化，那它就已经变成了礼仪。

真正的专业教师，不是那些能熟练引用克拉申的人。

而是那些能够继续追问克拉申的人：

什么样的输入才真正可理解？

什么样的输入才足够高频？

什么样的输入才能从听懂进入会说？

什么样的输入才能从故事进入学科？

什么样的输入才能让孩子不只是学英语，而是用英语理解世界？

真正的专业，也不是反克拉申。

简单反对一个经典理论，同样是一种廉价姿态。

真正的专业，是知道它解决了什么，又知道它没有解决什么。

知道它的历史贡献，也知道它的当代边界。

知道它为什么曾经重要，也知道今天为什么必须继续往前走。

七、让理论重新发生，而不是继续表演
教育最怕的不是没有理论。

教育最怕的是理论已经停止发生，只剩下表演。

当教师引用克拉申时，如果只是为了让教案好看，让论文完整，让评委点头，那么克拉申已经死了。

但如果教师引用克拉申，是为了重新设计一个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环境，重新搭建输入到输出的桥梁，重新降低孩子的恐惧感，重新让英语从考试材料变成生命经验，那么克拉申仍然是活的。

理论活不活，不取决于它有没有被引用。

取决于它有没有继续改变实践。

一个理论真正的生命，不在书本里，不在论文里，不在公开课说课稿里，而在学生身上。

如果学生因为它听懂了更多，看懂了更多，敢说了更多，能表达更复杂的意思，能用英语进入更大的世界，那么这个理论还活着。

如果学生没有变化，而教师只是更熟练地说出一套漂亮话，那么理论就已经变成了空壳。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问：还要不要引用克拉申？

我们要问的是：

当我们引用克拉申时，我们到底是在理解学生，还是在保护自己？

是在设计学习，还是在完成格式？

是在推动语言发生，还是在进行专业表演？

这是每一个英语教师都绕不开的问题。

克拉申最值得被继承的，不是那几个被反复背诵的术语，而是他当年对传统语言课堂的反叛精神。

他敢于说：语言不是这样学会的。

今天，我们也需要同样的勇气说：

理论不是这样使用的。

当教师不再相信克拉申，却仍然必须引用他，这不是教师个人的问题，而是教育系统的问题。

它说明我们的评价系统奖励的不是深度理解，而是标准表达。

它说明我们的教研系统训练的不是真实判断，而是格式合规。

它说明我们的教师成长，有时不是越来越会看见学生，而是越来越会在正确场合说正确的话。

这才是最需要警惕的地方。

一个好理论被制度吃掉之后，不会立刻消失。

它会变得更漂亮，更标准，更安全，更容易被引用。

但也会变得更轻，更空，更远离真实课堂。

克拉申不应该只是一个被教师反复摆放在论文开头的名字。

他应该成为一个不断逼问我们的起点：

孩子真的获得了可理解输入吗？

孩子真的在语言中成长了吗？

课堂真的降低了恐惧，增加了意义吗？

英语真的从知识变成能力，从能力变成世界了吗？

如果这些问题还在发生，克拉申就没有死。

如果这些问题消失了，只剩下引用，那么克拉申早已被我们亲手埋葬。

最可悲的不是教师不再相信克拉申。

最可悲的是，教师明明不再相信，却仍然必须装作相信。

而最有希望的改变，也从这里开始：

让教师不再为了显得专业而引用理论。

让教师重新为了理解学生而使用理论。

让理论从礼仪回到课堂。

让语言从表演回到发生。

这也许才是克拉申在今天真正值得被重新打开的方式。

轻松高效单词学习，推荐攀阁林助手：

📖 攀阁林助手